

青春不羁1+1文丛

【长篇小说】

成长在成熟后

【短篇小说】

眼睛

成长在成熟后

韩
历
著



山东友谊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成长在成熟后/韩历著. —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5.12

(青春不羁 1+1 文丛)

ISBN 7-80737-020-3

I. 成... II. 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55811 号

青春不羁 1+1 文丛

成长在成熟后

韩 历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山东友谊出版社

地 址:济南市胜利大街 39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总编室(0531)82098755 82098756

发行部(0531)82098035(传真)

印 刷:山东省莒南县厚源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150mm × 220m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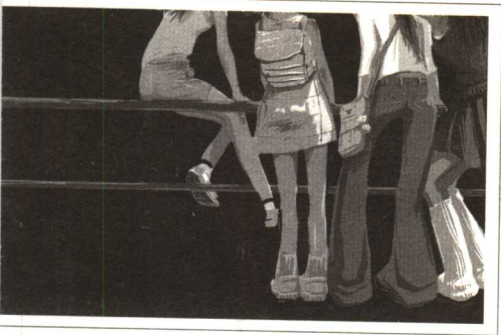
印 张:8.375

插 页:2

字 数:190 千字

定 价:17.00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本书各路角色大名纯属虚构，如有雷同，作者不胜荣幸！

目录

成长在成熟后

[长篇小说]



1

眼睛

[短篇小说]



251

精彩推荐

我不能辜负你

[长篇小说]



255

恋人恋人我愿意

[长篇小说]



259

给想投稿的弟弟妹妹的一封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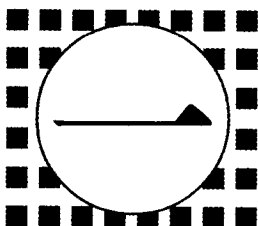


263



成长在成熟后

[长篇小说]



1

劣马倚着房间的门，一手捏紧房门的一边，一手垂在腰边，她睁大眼睛，费力、不解、惊惶地看着自己的父母。六岁的她，身高只及门的一小半，倚着门，她显得无助而惶惑。一个孩子的无助，让世界都显得无奈。

她的父母正坐在客厅，冷静、冷漠地面对着面。

劣马的小脸儿粉红圆嫩，像一朵在清晨的微风里摇摆的玉莲。头发细细的，卷卷的，贴着她聪明的小脑袋，在这种漠然冷淡的氛围里，很有趣地安静着。她的小裙子很合身，不多一寸不少一寸地贴在她小小的柔软的身体上，把她包裹得像一粒果冻，吸引着人们的目光。

她穿着白色袜子的一双小脚，上下叠在一起，一动不动地站立着。露在外面的那截儿小腿，娇白而细嫩。就凭那截儿小腿就可以看得出，她肯定是在物质富裕的环境里长大的。

劣马睁大眼睛鼓着小嘴儿，脸上涌动着惊惶的表情，她虽然闹不懂父母在谈什么，但已经直觉地预感到，他们谈的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所以，她害怕。至于为什么有这样的预感，还只有六岁的她，自己也闹不懂。

劣马虽然就在客厅边的自己的房间门口，可她离父母却有很远的空间距离——他们家的客厅有五十七平米。父母正坐在客厅的中央小声地谈论着什么，神色很冷静，彼此的表情也很冷漠。他们很职业化、专业化地显出一派江湖高手的气势——杀人只在抬手间便让对手灰飞烟灭，表面上看去却是心不跳眼不眨！

那个靠北面坐着、一脸严肃的三十一岁的英俊男人，是劣马的爸爸。他在自己家





里也西装革履，一丝不苟，像是就要和哪个超级大国的元首隆重会晤。

他在自己的妻子面前，正襟危坐，似乎正在等待妻子打扮好后，两人一起去参加总统特邀的宴会。浅灰西装笔挺笔挺，深灰领带端端正正，纯白衬衫雪亮雪亮，连那弹性极好的袜子，在他的脚上都显出一派不凡的气势。这个把自己打扮得格外得体的男人伸伸手，袖口那几粒扣子闪着不同凡响的亮彩。他看着对面的那位，等待着对方的反应。

坐在他对面的是与他已经生活了N年的妻子。她已是人到三十，眼睛周围有了细细的纹路，但却不能影响她在富裕物质装扮下特有的美丽。她依旧是个漂亮的女人。她虽身着棉布裙衫，却能让它们在她的身上晶晶闪亮。

她化着精致专业的妆，睫毛是一根一根的，嘴唇是线条流畅的，眼睛在特定眼液的湿润下，闪着动人的光彩。她的右手腕上是一块价值不菲的名表，左手腕上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

她的左手正握着一个透明的高筒玻璃杯，那个杯里，装着像她的脸色一样宜人的液体。她握着杯子，淡淡的眼光满含威严地俯视着她对面的男人。那个男人似乎不是她的丈夫，而是她生意场上的仇敌。

她冷漠和警惕的眼神，似乎在防着一个就要向她出手的对手。而在对方出手前，她一定要并且她一定能够先发制人地将对手放倒。

她看着他，漂亮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温暖的感情。

而他看着她，俊美的眼睛里也没有任何温暖的感情。

温暖的感情这种东西，在他们，似乎已经成了一种古老传说。只是在别人的嘴里听听，而在自己这里，就无论如何都无法落实到行动上了。

他们很冷静地在分割着他们还算庞大的财产。那些固定资产已经分割完了，还剩下流动资产有待分割。他们都很冷静，在头脑里精确地计算着自己的应得。而他们学过高等数学的头脑，实在是可以与计算机一比高低的！

在流动资产上，他们出现了分歧，漂亮女人不同意英俊男人的提议。他们就此展开了激烈的唇枪舌剑。言语的炮弹，一弹一弹毫不留情地轰向对手。过了二十分钟，还未得出令双方都满意的结果。于是，他们决定把这件事交给他们各自的律师去处理。

2

劣马的爸爸往沙发上一靠，点燃一支烟，问对面的女人：“您不介意我抽支烟吧？”他把“您”字说得格外清晰。劣马的妈妈淡淡地笑，笑意中是一个女人战胜一个男人后的得意，她也往沙发上一靠，点燃一支烟，用淡而无味、死鱼般乏色乏味的声音说：“当然不介意。”

他们各自抽着烟，算计着该怎样争取到更多的财产，哪怕一根筷子都不会主动放弃。

他们脸上的表情非常平静，但他们的心里，却正在翻滚着惊涛骇浪。多年的社会生涯，与无数个对手的战斗，早已磨炼出了他们遇事不惊的高级社会本领。

他们曾朝夕相处过N年，如今，说要分道扬镳就分道扬镳了，彼此没有任何的留恋。而他们心中翻滚的惊涛骇浪，与感情毫无关系。那与他们将要得到的财产，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的眼睛里，喷射着仇恨的光芒和志在必得的决心。N年的朝夕相处，并不能感动他们早已如铁石般坚硬的心肠。现在的他们在意的，只是财产！

劣马倚着门，看着自己英俊却冷漠的爸爸，看着自己美丽却无情的妈妈，不知道她将要面对的会是什么。一种莫名的恐惧，在她小小的心里一再升起，慢慢地占据了她全部的心灵。

眼泪在她大而美的眼睛里回旋着，回旋着。

她不敢叫爸爸，也不敢叫妈妈，只是呆呆地看着他们。而他们，却根本无视她的存在，把她当成完全的透明。

“屋里那块毯子，是我的。”妈妈抽完一支烟后，对着空气说。她似乎不想再看对面的男人一眼。那张朝夕面对过N年的脸，对她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它将与哪一个女人有关，也根本不关她的事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去关心那个曾经给她温暖、曾经温柔无限地抚摸过她脸庞的男人了。现在的她，恨他还来不及呢！

“厨房里的筷子和碗，是我的。”爸爸也毫不客气地说。他的眼睛也望着空气。对面的女人，那个曾经让他莫名心动、曾经让他看到无限希望的女人，在他现在的眼里，已经变得丑陋不堪、十恶不赦、万分讨厌了！他只想让她快些滚蛋。

“不行。筷子和碗咱得平分。”妈妈说得很淡然，没有感情的波动。虽然她现在是



这样这样地瞧不起她曾经用心爱过的男人。“多么丑恶的一个臭男人!”她在心里恨道。

“那，那块毯子，咱也得平分。”爸爸马上回答。虽然现在他也十分地瞧不起他曾经用心爱过的女人，但他的声音很平静，把整个局面控制得很好。“一个臭婊子!”他用眼角的余光瞧着自己的妻子。

劣马抹了抹眼泪，不敢哭出声。

爸爸妈妈在五十七平米的客厅里，分割着他们共同的财产，而他们的财产里，似乎完全不包括劣马在内。他们把她当成负担、包袱、累赘，简直是讨人嫌!

劣马只有六岁的小小的心，实在是想不出来，自己在父母那里是什么。是一时的快活不小心结下的一粒装满了苦涩与悲切的果实?是六年来的一个小玩物，就像他们家的那些小狗小鱼一样?

她当然万万想不到，她只是他们的负担!

劣马倚着门，落着不懂事却满是伤感的眼泪。

最后，爸爸妈妈终于提到她了!劣马一听到自己的名字，马上睁大了眼睛。她竖起耳朵，想听清关于自己的一切。

3

“劣马就你带了吧。”这是妈妈的声音。她动听的声音里，依然没有任何感情。谈起她的这个就在眼前的亲生女儿，她就跟谈一条小鱼一样。就算是不懂养鱼之道的人，在谈到一条小鱼时，还会带着些许的怜悯呢。而她，完全没有一丝一毫的感情!

“凭啥啊?这事儿还是交给法院解决吧。它说判给谁那谁就领着。”爸爸的回答更绝。他甚至连没有往女儿的方向看一眼。女儿长得什么样子，他恐怕都说不清吧?

“行，那咱就这样决定了。好了，我走了，拜拜。”女人站起来，伸出手，像在与一个生意伙伴告别。男人也伸出手，轻轻亲了一下女人的手，抬起眼睛，说：“再见。”

他们很客气地告别了。男人甚至把女人送到了门口。虽然他的心里一路地骂着“臭婊子”。女人在踏出门后，甚至回头娇媚地笑了笑。虽然她的心里正装着一把尖刀，恨不得一刀就把男人给活剥个精光。

他们的告别很得体，就像他们一丝不苟地穿在身上的衣服。

这套近两百平米的房子和他们的三部名车，经过他们双方寸土不让的协商和彻

底、绝决、完全的争夺后，最终由男人得到。而女人，却争取到了他们共同经营的公司。

以后，女人就不再住在这套房子里了。也就是说，以后她让女儿见到的时间，就会少之又少了。而即便是这样，这个漂亮的女人在离开这套房子之前，也没有跟女儿有什么亲密的告别。

她甚至没有看女儿一眼。

劣马看着妈妈穿过客厅，从她眼前走过，再走到大门口。她的眼泪扑扑地落着，小嘴儿张了张，终于喊出了一声：“妈妈！”这童稚的声音，带着凄悲和哀凉，穿过迅速流过的时间和偌大一个客厅的空间，钻进了女人的耳朵里。她终于恩赐一般，回头看了看。

“哦，劣马啊，妈妈走了。拜拜。”她带着名表的右手，挥挥她的名牌手提袋，向劣马千娇百媚地笑了笑，拉开门，走了。

门关上了。

“妈妈！妈妈！”劣马的声音绝望却无奈。爸爸在劣马对妈妈深情的呼唤中，也只是看了看劣马，就急促地走回客厅，伸手拿出计算机，不再理劣马。他修长的手指在计算机上飞快地跳动着，像在跳手指舞。他要证实一下，自己的脑算是否绝对正确。

一番熟练的手指舞跳过后，他往沙发上一靠，满意、得意地舒了口气。看样子，他并没有任何损失。说不准还占了一点便宜呢！

呼唤不回妈妈，劣马抹着眼泪，不知所措地站着。站了一会儿后，她看着爸爸，怯怯地喊了一声。男人似乎没有听到，仍然沉浸在他的种种美梦中，他没有扭头看劣马，也没有答一声。劣马成了彻底的透明。

叫不回妈妈，也不能引起爸爸的注意，劣马只好自己抹着眼泪，回她的房间了。她一路迈着小腿儿，一路地哭着。而她的委屈，没有人理会。

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都沉浸在对金钱热情洋溢的掠夺中，全世界的男人女人，都在做着同一种运动，谁也没有时间去关心一下——哪怕一下——这个马上就要变成虽无其名却有其实的孤女。

劣马悲痛欲绝，却只能用她小小的、无辜的、还只是孩子的心灵，默默地承受着这突如其来的一切。从房间的门口走到床边，她用了那么长那么长的时间！她小小的心儿啊，碎了！她还没破土而出的梦想啊，灭了！



她像多少个孩子一样，连给梦想茁壮成长的机会，都没有。

虽然她只有六岁，却住在一间三十平米大的房间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哪一年住进这间房子里的。似乎一生下来，就住进来了吧。

她不认为自己像别的孩子一样，从小就依偎在母亲的怀里，从小就与母亲有着亲密的肌肤接触，从小就是在母亲柔软肌肤与温暖体温的环绕中长大的。似乎她一生下来，就与冰冷和陌生为友。

劣马坐到自己的小床上，看着这间大得可以装下许许多多人的屋子，小小的心更是恐惧了。她抱起比她还高的公仔，伤心地哭着。这公仔身上的体温和柔软，似乎比妈妈的体温和柔软，让她更加熟悉。

六年的成长里，是谁，在朝夕不弃地陪伴着她，又是谁，残忍地一而再、再而三地视她为透明？

4

爸爸在极不情愿、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接受了法院的判决：劣马归他抚养。

爸爸给劣马请来一个保姆。

那是个非常年轻的小女生，也只有十五岁的年纪。她从乡下来，家里穷，所以早早就走入了社会。在这个年龄的别的孩子还都在家人的怀里享用幸福时，她就已被迫早早告别家庭的温馨了。

这个年仅十五的小女生，有着一张青春逼人的漂亮脸庞，一对可爱美丽的大眼睛。她初到劣马家，只安静地一笑，就已经赢得了劣马盼望亲情盼望得望眼欲穿的心。

这个叫张一哲的女生来到劣马家后，劣马似乎不再盼望爸爸妈妈的爱了。她已经将这个愿望的实现，寄希望于张一哲了！张一哲甜蜜的笑容、温柔的性格、耐心的看守，让劣马看到了“妈妈”身上应有的特质。她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只有十五岁的“小妈妈”。

而张一哲，似乎能从劣马黑黑大大的眼睛里读懂她的愿望和渴求，每当她拉着劣马的小手时，就会不由自主地从心里生出一种想要保护和照顾劣马的想法。她用她年纪轻轻的温柔，温暖着劣马孤单的心。很快地，她就真像妈妈一样，把劣马照顾得细致入微了。

劣马的父亲天天在生意上忙得不亦乐乎，根本没有时间注意劣马。

劣马在八月十四号这天，跟爸爸商量，想叫妈妈回来，陪她一起过生日。明天，就是她七岁的生日了。

虽然这时的她，也才只比六岁大了一岁，可她却已经懂事很多了。她请求爸爸的样子，恭恭敬敬，像一个下属在对一脸威严的上司说话。她恨不得把自家小酒吧里那瓶XO拿出来，对爸爸说：“这点儿小意思，请老板笑纳！”

但她的请求被爸爸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爸爸看也没有看她一眼，一听她提到妈妈，就马上粗暴地打断了她的话，似乎他很不愿意听到劣马说自己的妈妈——那个曾经与他相亲相爱过的女人。

“不要跟我提那个臭婊子！以后都不准提！听到没有？”他以强盗般的蛮横，挥舞着双手，暴君一般对劣马说道。恐怕中国有史以来最残暴的皇帝，在他面前，都要自惭形秽哩！

“臭婊子”这个词，在劣马七岁时，就听到了，而且是从他爸爸的嘴里听到的。虽然她还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但她分明能看得出来，那肯定是骂人的话。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爸爸，就是这样教育他惟一的亲女儿的。

“叔叔，劣马想她妈妈了。您就让她看看她妈妈吧。”见劣马被她的亲生爸爸吓得身体直往后缩，且全身打着猛颤，张一哲心疼，急切地说。“我说的话，你听不到吗？不准再提那个臭婊子！”这个西装革履的男人挥着双手，跺着双脚，愤怒地说。似乎全世界人民，每个人都欠了他一桶金子。

“姐姐，咱走吧。”劣马被亲生爸爸的样子吓坏了，一边拉着张一哲，一边小声地哭着。她不断地往后退缩着，像是在躲避超级大灾难。

“那个臭婊子，居然跟别人合伙，骗了我三十万！以后不许你们任何一个再提她！听到没有？妈的，我总有一天要狠狠地抽那臭婊子一顿！”他可不管这两个一个七岁、一个十六岁的小女生能不能听得懂他的话，他只顾自己痛快地说着。

张一哲以她特有的聪慧，马上领悟到了主人的意思，她拉着劣马，迅速地退去了。她不知道再迟一步，劣马是不是就会被痛打一顿。

5

回到劣马的房间，张一哲看看劣马，说：“咱不叫妈妈回来过生日行不行？姐姐给劣马过，而且一样过个非常棒的生日，好不好？”她说，眼泪就哗哗地流下来了。



因为害怕把劣马也带哭了，她赶紧转过头去抹掉眼泪。

劣马掉着眼泪，抬起无辜的大眼睛，一脸盼望又一脸绝望地看着张一哲，说：“我想见妈妈。我已经有一年没看到过她了。姐姐，你能带我去见妈妈吗？”她大而黑的眼睛，扑闪着乞求的哀伤。那好像潭水一样深而美的眼睛，装了太多太多这个年纪不应该装下的沉重。

张一哲看着劣马，抱紧她，声音哽咽地说：“行，行，姐姐带劣马去看妈妈。”

6

晚上，爸爸去应酬了，临走前，他甩给张一哲一叠票子，一边匆忙地往外走着，一边说：“你带着劣马去买她想要的玩具吧。”

张一哲接过票子，看了看就要出门的男人，说：“叔叔，劣马更需要的，是爱，而不是票子。您就不能给她过一个生日吗？明天就是她七岁的生日了。”

张一哲没有得到男人的任何答复，哪怕是否定的。他把门一拉，看也没看张一哲一眼，就走了，连一个字也没有说。似乎那根本不关他的事，他忙着自己的生意呢！

张一哲看着他冷冰冰的身影，心里一阵疼。她回头时，看见劣马正倚着自己的门，张着黑而大的眼睛，哀伤而绝望地望着她。这个七岁的孩子，把她细密的心思，隐藏得多么深啊！她倔强、看似在拒绝的心灵，其实正在强而猛地盼望着父母的爱啊！

张一哲走过五十七平米的客厅，走到劣马身边，弯下腰，抱紧她，说：“走，姐姐现在就带你去看妈妈！”这个消息才让劣马稍稍安慰了一些。她小小的脸庞上，溢出了被猛打一拳后，终于得到了一粒糖的那种让人心酸的笑意。

这样的笑意，出现在一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小小的脸庞上，宛如一朵正长在春天里的小黄花，刚刚破土而出见到阳光，就立刻被一只散发着臭气的大脚无情地踩扁了。

张一哲拿上票子，拉着劣马，去看劣马的妈妈。

一出门，劣马熟练地伸出小手，拦了一辆出租车。而在这一年的相处中，张一哲也慢慢地习惯、接受了劣马的早熟和她甩票子时的绝对的慷慨大方。

是不是当我们的某个心愿得不到实现时，我们就会毫不胆怯地另觅他途来补偿心灵上的深深失落？

出租车停下时，劣马伸出手，果敢、熟练地拉开门，请张一哲上去。她做这些事情的熟练度，张一哲虽已领教了一年，可此时看来，仍让她心寒不已。这是个年仅七

岁的孩子啊！她把自己内心深处的伤痛，都严严实实地隐藏了起来，把自己的表面，装扮成坚强和无所谓。

她拉门时的样子，那么像一个男生，一个小小年纪就已经开始愤世嫉俗，且早早学会玩世不恭的狂放不羁的男生。

张一哲上车后，劣马也上去了。张一哲看看劣马，不敢预测她的未来和她未来的样子。这个年仅七岁的孩子，是娇嫩的，却也是倔强的；是甜蜜的，却也是仇恨的；是柔弱的，却也是强悍的。她是个有着极端性格的孩子，张一哲不敢预测她的未来。

张一哲心里很清楚，这孩子对人的理解，对家人的感觉，已经远远地偏离了正常，但她却不知道该如何去拯救这个年仅七岁的孩子。她自己也不过是个孩子啊！张一哲觉得自己能做的，就是把劣马搂得紧一些，再紧一些，让她已经非常孤单的心，能够感受到哪怕一丝的温暖。

“等一下劣马想要啥呢？爸爸给了很多钱呢。”张一哲想让劣马高兴些，就拿出那些票子给劣马看了看。而劣马的眼睛，根本没有往票子上扫一眼。她的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连余光也不往那叠票子上扫一下，说：“姐姐看上啥就买啥吧。”张一哲的心一沉，又是一阵疼。

出租车飞快地开着，似乎想生出翅膀，飞向天堂。

7

张一哲把票子放回去，又把劣马搂紧了。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等一下能见到劣马的妈妈。“上帝啊！不要再让这个孩子失望了吧！”

出租车在一阵飞驰后，稳稳地停在了妈妈的房子前。张一哲付了车费，拉着劣马下了车。可是一下车，劣马却停下了脚步。她定定地看着眼前的房子，咬咬小嘴儿，对张一哲说：“妈妈会在吗？”她在盼望，也在害怕。她是那样想见到妈妈，她又是那样害怕妈妈不在家啊！

她大而亮的眼睛忽闪着，像一对刚刚破茧而出就已经在走向死亡黑色蝴蝶。千回百转的哀伤和绵绵不断的疼痛，在它们绝望的双翅间来回地忽闪着。

张一哲知道那个漂亮的女人这个时候肯定不会在家，但她还是虔诚地祈祷着奇迹的出现。于是，她拉紧劣马的小手，说：“在，肯定在！”说完，她拉着劣马，上了楼。



那个漂亮的女人在这一平米一万六的地方，有一套两百四十平米的房子。她经常在家里举行各种宴会，招待三教九流的人物。

张一哲虽然只见过她几回，却已经很明了这个家庭的种种纷争。人生在世，也许就是个“唯有金钱忘不了”吧。

豪华气派、流光溢彩、绝对能吓倒穷人的房门打开后，就见一个陌生的男人出现在她们面前。张一哲犹豫了一下，看了看劣马。劣马正仰头看着张一哲，脸上是些许怨恨和更多渴望。她小小的心儿啊，对“抛弃”，已经有了深切的理解。但在深渊里，她仍然期盼着阳光。

张一哲捏紧劣马的小手，感到寒心。她这么小小的年纪，心里就已经懂得怨恨了。怨恨哪！那是七岁的孩子应该懂得的吗？七岁，是个什么年龄？是个追着蝴蝶满世界跑、一脸无邪的年龄啊！

张一哲对开门的男人说：“请问，她在家吗？哦，请问，劣马的妈妈……”男人看看张一哲和劣马，没说话，漫不经心地做了一个请的姿势。

“这么说，妈妈是在家的了？”劣马看着张一哲，似用眼神说道。张一哲笑着点点头。她真想把这个小小的孩子抱在怀里，永远不让任何人伤害她。

许许多多的人，在两百四十平米的房子里穿梭着，像一条一条游在大海里的鱼。大家似乎正在玩一种流行的游戏，个个都开心得眉开眼笑，见牙不见嘴。每个人都玩得不亦乐乎。没有人在意这两个孩子的到来，或者根本没有人注意到。他们都沉浸在社交带给他们的快乐中。

张一哲虽然已经十六岁了，但毕竟还只是个孩子，而且是个从乡下来的孩子。所以在这种阵势下，她有些胆怯了。张一哲紧张地握着劣马的小手，希望能从她的身上找到一些支持和无畏的力量。



劣马这一年只见过妈妈几次，而且每次妈妈都是来去匆匆，像是慈善施舍似的，心不甘情不愿地见见劣马。

劣马在各种各样的双腿间张望着，却始终找不到她想念的妈妈。那一对对或长或短或胖或瘦的腿，都包裹在各种名牌裤子里。它们在精良的布料下穿梭在人间的各种闹剧里。由年少，到年轻，由年轻，到年老，再由年老将它们一双双地亲手送进棺材

里。而在这期间，它们忠诚地驮着它们的主人，在早已乱哄哄臭熏熏的人间放肆地干着各种勾当。

张一哲也张着紧张的眼睛，到处搜寻着那个浮在金钱的海洋里的“成功女人”。她的脑子里不时地浮现出劣马妈妈漂亮的样子，可在眼前的人群里，却是怎么也找不到她！张一哲真急了。

找了半天后，连一心想见妈妈的劣马都失望了。她蔫蔫的。这时，她撞到了一双腿上。那双腿柔软极了，像一挂丝绸，而且是上好的丝绸。那双柔软、滑嫩、白皙、让男人欲火狂蹿的腿，像一对玉柱，亭亭玉立，挡住了劣马的去路。

那是一双在微笑中就把男人杀死于无形的美腿。即便是为了这双美腿，容忍人群里更多的臭气，也是值得的，也许来这里的许多男人都这么想吧。

劣马抬起头，看了看那个女人，想跟她说对不起。女人也低下头，她看了看劣马，诱人的眼睛里是淡漠的感情。浮在金钱里的男人女人，盛开感情的功能器官，是不是都退化了？

那是一张极漂亮的女人的脸庞，看到这样一张女人的脸，男人们恐怕就不想再看世上其他女人的脸了。她正优雅地握着高脚玻璃杯，脸上挂着高贵无比的笑容，和对面的一个男人在谈着什么。

她像一个可口可乐的玻璃瓶，线条流畅而有致，正面看，是一个X型，侧面看，是一个S型，美轮美奂。

劣马看了女人良久良久，才终于认出，她就是自己的妈妈。她看着妈妈，陌生、怯怯地叫了一声。女人看了看劣马，说：“你怎么来了？”她似乎很不满意在这个时候见到自己的这个累赘女儿。

张一哲赶紧说：“阿姨，明儿是劣马的生日，你能给她过个生日吗？她很想您啊。”女人淡淡地看张一哲一眼，说：“你们是经过那个笨蛋的同意来的吗？”不管她在自己男人的面前笑得怎样优雅精致，但在他的背后，她就是这样叫他的。

张一哲低下头，说：“没有。叔叔他不知道。”

女人笑，笑得很美丽，像个母仪天下的女皇。可这样美丽的一张脸上，却丝毫笑不出她对女儿的深切爱意；这样一张柔软的嘴唇里，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哪怕一句她对女儿的绵绵话语。

她握着高脚玻璃杯，看着自己的亲生女儿和女儿的小保姆，说：“你们去吃东



西吧，我忙着呢。明儿我还有生意谈，没时间。你们去找那笨蛋过日吧。”说完这些话，就又和对面的男人谈起他们俩都关心的话题来，不再理张一哲和劣马。



张一哲黯然地拉着沮丧、难过、受伤的劣马，到一边的角落里坐了下来。劣马的脸绷得紧紧的，眼睛瞪得大大的。怨恨，甚至仇恨，正在她小小的心里滋生着。它们像春天里的爬山虎，正在温暖的阳光下，疯一样地向上攀升着。很快地，它就把支撑它的大树缠满了。而那棵大树，却因为见不到阳光窒息而死了。

张一哲看着劣马的样子，心里又是疼又是怕。她拉拉劣马，说：“宝贝儿，你要不要吃点东西？随便什么都行。”

劣马漠然地摇了摇头。她大大的眼睛死死地盯着在两百四十平米的房子里来往穿梭的男人女人们。她看着他们被金钱打着深深的烙印的红光满面、神采飞扬、得意忘形、不可一世的脸，在心里狠狠又狠狠地放纵着她的仇恨。

她幻想着她把他们都杀死了，统统地，一个不留地。

“没事儿，姐姐给你过生日就行了。好吗？姐姐一定给你过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生日。姐姐向你保证。”张一哲急急地看着劣马，握紧她的小手。

在整整两小时的时间里，妈妈始终没有再主动出现在劣马的面前。她忙着应酬。劣马和张一哲像两个不合时宜地闯进根本和自己格格不入的生日盛宴却因没有带礼物而被所有人冷落和排斥的穷光蛋、大蠢货。

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这个时间，对七岁的劣马和十六岁的张一哲来说，已经很晚很晚了。可看样子，宴会还要继续下去。音乐声和谈话声并没有中止，也没有任何要中止的迹象。

大厅的那个角落里，新出道的年轻人，正在热情洋溢地弹着钢琴。他年轻饱满的脸上，流泻着对未来满满的憧憬。他才是真正生活在阳光里和红旗下的幸福孩子。他的手指在琴键上飞快地跳跃着，像一个成熟的芭蕾舞演员在自己熟悉的舞台上演出所熟悉的舞曲一样。

各个角落和各个地方，都站满或坐满了人，他们三三两两，或在谈话，或在抽烟，或在听音乐，或在欣赏女主人的各种收藏，或在道貌岸然地偷瞄女同胞们的“汹涌波涛”和如林美腿，或在一本正经地谈论如何做一个新中国的“好人”。